

蔡琳杉◎编著

清高宗

QINGGAOZONG
QIANLONGZHUAN

乾隆传

研读古代王朝兴衰史



探究中华帝王谋略术

他是中国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年寿最高的皇帝，他在位期间平定大小和卓叛乱，巩固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六下江南，文治武功兼修。他在发展清朝「康乾盛世」局面中做出了重要贡献，把当时的文化、经济、手工业带入了极盛时代。

帝王传大系

千古帝王
纵横驰骋
说不完的壮怀激烈
道不完的叱咤风云



本系
力求深度
帝王的是
瑰丽的龙

立足史料，客观实际，
帝王的真实人生，阐释
为读者呈现出一幅壮美
卷。



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



清高宗
QINGGAOZONG
QIANLONGZHUAN

乾隆传

蔡琳杉◎编著

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乾隆传 / 蔡琳杉编著. —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5518-0363-2

I. ① 乾… II. ① 蔡… III. ① 乾隆帝(1711~1799)
— 传记 IV. ① K827=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309707 号

乾 隆 传

蔡琳杉 编著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西安市北大街 147 号
电 话 (029) 87205121
邮政编码 710003
印 刷 河北省三河市延风印装厂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5
字 数 41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18-0363-2
定 价 29.80 元

网 址 <http://www.sqcbs.com>

前言

在我们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历朝历代的皇帝们占据了重要的角色，他们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百姓的生活、历史的发展。皇帝作为历史的重要角色之一，是当时左右和影响国家、民族的关键人物，研究他们的是非功过，治乱兴替，在一定意义上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个人成败，并对我们现代人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这套《帝王传记系列》，以帝王们的一生为主线。从他们的家族渊源入手，以历史小说的形式系统地介绍帝王们一生的沉浮。在打天下与守天下的风云战场中凸显出人物的性格特点、历史功绩，最大限度地将帝王和他的大臣们一生的传奇人生，不遗余力地展现在读者的眼前，让读者在趣味阅读的过程中，享受完美的历史文化盛宴。

尽管这些曾经叱咤风云、指点江山的帝王们，已成过眼烟云，但又有谁能够遗忘他们站在历史之巅所承受与经历的一切？

恍然间，我们仿佛看到了“千古一帝”秦始皇“横扫六合”的雄伟身姿；大汉朝开国皇帝刘邦从“市井无赖”到“真龙天子”的大变身；汉武帝刘彻雄赳赳地将中华帝国带上顶峰的威风场景；光武帝刘秀吞血碎齿战八方，于乱世中成就霸业的冲天豪情；乱世枭雄曹操耍尽“奸计”，玩转三国的高超智慧；亡国之君隋炀帝的骄纵狂妄；唐高祖李渊率众起义、揭竿而起，建立唐王朝的惊天伟业；唐太宗李世民玄武门兵变的狠辣果断；一代女皇武则天勇于创造命运的步步惊心；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的聪明睿智；元世祖忽必烈以蒙古铁骑横扫欧亚大陆的英雄豪迈；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开创铁血王朝的钢铁毅力；“草根帝”朱元璋从“乞丐”到“皇帝”的辛酸血泪；清太祖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铠甲起兵，开辟锦绣前程的创业史；大清王朝第一帝皇太极夺取江山的谋略手段；少年天子顺治为爱妃做到极致的痴心情意；清军入关的第二位皇帝康熙除权臣，平叛逆，

乾隆·传

Qian Long · Zhuan

0011

锐意改革的天才谋略；最富争议的皇帝雍正的精彩人生；乾隆皇帝钟情于香妃的风流韵事；慈禧太后将清朝操纵于鼓掌之间的惊天手段……

我们无法否认，在浩瀚无边的中国历史长河之中，帝王始终是核心人物，或直接或间接地掌控着历史的舰舵，所以，了解他们的传奇人生，研究他们的功过是非，仍然可以让读者借鉴与警醒！

然而，刻板的阅读模式使得纸媒每年都在流逝受众，基于此，我们决定利用小说的形式去呈现帝王的传奇，语言风格也有别于传统的叙述方式。这套书在编排体例上突破了以往同类书严肃、枯燥、干巴巴的“讲授”形式，以更加细腻、更加精练、更加活泼幽默诙谐的语言，用一种立体的方式将一个帝王的多样性与丰富性展现在广大的读者面前。

全书妙语如珠，犀利峥嵘，细述每个帝王的政治生活、历史功绩、家庭生活、情感轶事等，充满了故事性、知识性与趣味性，让读者在轻松愉悦的享受中体味人生的变化莫测；在“观看帝王大片”的过程中收取成功的法门秘诀。

为了保证书稿的质量，编辑工作者查阅了大量的相关资料与文献，并且专门请教了很多长期从事历史教学与研究的专家学者。不过，由于时间与精力有限，本套图书或许还存在着些许错误，敬请广大的读者朋友们批评指正。

目 录

第一章	新皇帝初登大宝	众罪王旧案被翻	1
第二章	大富豪买官吊孝	新皇帝怒惩宠臣	9
第三章	鄂尔泰挟私报复	刘统勋秉公直言	17
第四章	大金川掀起动乱	张总督奉旨平叛	28
第五章	莎罗奔顽强抵抗	张广泗对阵失败	38
第六章	乾隆大怒换将领	傅恒用兵成功名	47
第七章	西直门外迎爱将	养心殿内微老臣	60
第八章	龙颜大怒戏重臣	祸不单行烦圣心	72
第九章	忧心灾患访江南	小民告状罚恶臣	82
第十章	罪臣举逆檄受赏	小吏发宏论高升	97
第十一章	皇帝阵前巧安排	中堂牢内见罪弟	112
第十二章	前方奏报得空城	兆惠怒斥乱纪兵	125
第十三章	四千骑深入腹地	刘统勋义辞主考	138
第十四章	为人才巡行贡院	打胜仗进献战俘	152
第十五章	美香妃走入皇宫	乾隆帝为其烦恼	169
第十六章	皇帝处置罗锅子	天子纠缠香郁妃	183
第十七章	香妃自尽求解脱	傅恒带病强请命	197
第十八章	乾隆治贪下猛药	皇帝严惩劾国舅	211
第十九章	乾隆发怒废皇后	渥巴锡率众归乡	223
第二十章	傅恒终亡犹抱憾	乾隆凭吊自感伤	236

第二十一章	鲁将军被人暗算	黠酋长巧用计谋	249
第二十二章	和侍卫初次亮相	高宦官乱纪处斩	264
第二十三章	传捷报大封功臣	教皇储精选良师	277
第二十四章	下江南罢免巡抚	托和珅查办贪官	291
第二十五章	皇上痛罚福康安	天子狠治老迈臣	307
第二十六章	弹丸国兴兵作乱	老皇帝点兵应对	318
第二十七章	王师赴西藏卫边	洋使东来议条约	328
第二十八章	老皇帝不想让位	苗疆域发生动乱	338
第二十九章	嘉庆帝名义上位	白莲教聚众闹事	348
第三十章	烽烟不断满九天	和珅趁乱饱私囊	360
第三十一章	军机处只报喜讯	太上皇难让大权	369
第三十二章	旧帝临死嘱大计	新皇丧中杀权臣	380

第一章 新皇帝初登大宝 众罪王旧案被翻

话说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四日早晨，皇上在圆明园寝宫暴死。当日京城就传得沸沸扬扬，什么样的猜测都有，不过有一点不用质疑，那就是皇上真的死了，而且还属于不正常死亡。除了弘历之外，没有人知道皇上的真正死因。

当张廷玉等忠臣收到皇上驾崩的消息后，都以为听错了，求证后才战兢兢地奔向了圆明园。张廷玉、方范、马齐、允禄等人赶到的时候，皇上的尸体已经收拾完毕，正栩栩如生地躺在龙床上，好在传位遗诏就放在“正大光明”匾的后面，取出来后，诸皇子停止了哭声，只听张廷玉念道：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皇四子弘历秉性仁慈，居心孝友，圣祖皇考在诸孙中最为喜爱，自幼抚养在宫中，恩逾常然，即立其为皇太子，若朕遭大事，即着其继朕登基，即皇帝位。”

众人一起转过头，这时有几个小太监慌慌张张地将弘历扶到龙椅上坐定，众大臣与龙子龙孙跪了满满一地，三拜九叩，高呼万岁。就这样，弘历灵前受了大礼，继承了皇帝位，他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乾隆皇帝。

乾隆上台之后颁布的第一道诏令就是为他八叔、九叔的后人平反。

“允禩、允禵死有余辜，但其子孙仍为天胄支派，若俱摒弃于宗室之外，无异于庶民。当初办理此事诸王大臣再三因请，实非我皇考本意。着诸王满汉文武大臣，翰詹科道各抒己见，确议是奏。”

这份诏令费了乾隆不少心思，允禩、允禵都是皇阿玛一手整死的，铁案如山，如果彻底翻案，为他们恢复名誉，就等于打皇考的大嘴巴子。倘若轻描淡写一两句话，又不符合实题，根本不能称得上是平反，也不能振雍正一朝之严刚之气，所以，乾隆再三考虑，选了瞒天过海的手法，将所有的责任都推到王公大臣的头上，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这样乾隆不仅免除了不孝、忤逆的罪名，而且还给皇考找了一个优点，即虚心纳谏，此用心可谓是良苦啊！

这个措施完成之后，平反之势就好像排山倒海一样喷涌而出，两天

后，由宗人府负责清查的宗室觉罗因罪革退案“真相大白”，诸满汉王公大臣又无声无息地戴了一顶帮凶的帽子，觉罗家族分别被赐红带、紫带，被载入玉牒，一大批皇子皇孙由猪狗不如摇身又成为天皇遗胄，一个月后，被雍正强行改名为“阿其那”（狗东西）和“塞思黑”（猪猡）的允禩、允禵之子孙重见天日，恢复名号，收入玉牒，此后，一大批被禁高墙的宗室王公也翻了案，获得自由，新德、新福、云乔顺、鄂齐、扬德、华玢等人，均被释放回家，还有，乾隆那个冤死的二哥也被恢复皇子身份，收入玉牒。随着宗室王公的获释，全国上下一些无辜蒙冤，罪轻罚重的官吏士子，也从囹圄之下解放出来，因贻误军机而被判死刑的骁将傅尔丹，以明觉之罪处斩监候的总督蔡挺，以及诽谤程朱而被发配军台的谢济世，均被赦免。一时皇帝的朱笔之下，每日都要响起一连串震动天地的惊雷，宽大政治和乾隆元年的春风一样，不仅将新皇的“宽仁”送到了王府宅邸，也飞入了寻常百姓之家。

在其中，最倒霉，也是唯一倒霉的只有一个，就是以出卖亲生父亲而得郡王封号的十四贝勒，允禵之长子——泰郡王弘春，他被稀里糊涂革去了郡王名号，圈禁在家。

这天，乾隆与侍卫张五哥默默地向十四贝勒允禵家走去。允禵于雍正元年即被吩咐去守陵，三年甫满，后受允禩牵连，禁锢在家，迄今已近十年，未曾出门半步。乾隆小时候见过大伯允禵，温文尔雅，囚禁几年之后，发了疯，整天呼天抢地地大叫，孤魂野鬼一般，夜间如柔鸟啼血，惨不忍睹。十年幽囚之后，人能变成什么呢？

唉！乾隆一声长叹，虽说惩治了不孝之子弘春，先给十四叔卖了个乖，然而，前景依然难以预料，谁知道十四叔会不会突然发了疯虎脾气，弄得他下不来台。也正是因为如此，乾隆决计只带了侍卫张五哥，以免朝臣在侧，生了事端不好收场。

十四贝勒府还是原来的模式，暮色下一片巍峨挺立，院墙足有丈五高，接层的痕迹极明显，是十四贝勒遭禁锢之后重新又砌上了一截以示警戒，其实，以此墙防十四贝勒明显是差了点劲儿。门是五楹倒厦门，足见十四贝勒当日在老康熙心中之地位，不过此时那个门楣被一弧形高墙堵得只剩了一个尖儿。门口原有岗哨日夜在高墙外巡逻，只是乾隆即位后不几天颁布“政尚宽天”诏后，就由内廷侍卫秉承皇命将墙外的岗哨撤了，半遮半掩地给了允禵些自由权。不过眼下门口却没有闲杂人，冷冷清清的像

一所废弃已久的荒宅，高墙外杂草丛生，只有岗哨日常走动之地有一条踩出的明路，夕阳荒草，颓败门庭，总体给人萧索凄凉的破落之感。

乾隆心里叹着气踱过那道弧形高墙，见大门紧闭，暮色中剥落的漆块处呈灰白的死鱼眼色，旁边仪门处开了个四尺宽的小门，狗洞般大小，由栅栏护着，一到夜晚，栅栏门一关，再由内务府、宗人府派人协同一守，严实得铁桶般，仿佛插翅的飞鸟也难以自由出入，此刻门前木呆呆地站了两个笔帖式打扮的人，张五哥尚未说话，那两位反应倒甚是敏捷，厉声说道：“什么人？站住！”

说着话就把腰间单刀“喇啦啦”扯将出来，作势欲上，张五哥也不惊慌，沉声斥道：

“大胆奴才，还不下跪迎接，皇上来了！”

那两位也未见有啥神情变化，“扑通”两声趴在了地上，猛地叩头，砸得照壁前青砖直响。

乾隆也不生气，轻声说道：“起来吧！”便径直走入了栅栏，栅栏是用手指粗细的铁棍焊制，牢固异常。

乾隆进了门，游目四顾一番，忽然想起，回头问那两个战战兢兢跟在身后点头哈腰的笔帖式：“十四爷没睡吧！”

两人连连躬身回道：

“回皇上话，十四爷每天都四更天以后入睡，这几日身子骨儿不好，只怕这会儿还在炕上养神呢！”

“你们在前头带路！”乾隆说着便往里走。

两个笔帖式连声叫“是”，转身从门房里挑了两个气死风灯笼出来，弯着腰往前走。天已然全暗了，灯光能照亮眼前的方寸之地，还是朦朦胧胧的，过了朱漆剥落的二门，院里更黑得难走，像一步踏进了幽冥地府，满院子都是青蒿、野草棵子，长得足有半人高，几个人便从杂草掩映的一条凸凹不平的小路上走过去，草丛中不时有簌簌的抖动声从草根处传来，远处在暗淡的西瓜灯下站着几个佝偻着腰的老太监，不时一声声咳着，屋里一盏清油灯放着冷森森的光，从窗纸上泻出来，乾隆见此颓境，心下凄然，加快脚步进了屋子，轻叫了一声：“十四叔！”

青幽幽的灯光下，映着张檀木大床，床上凌乱的被服包裹着一颗头发凌乱的头颅，身子整个在被窝里埋着，脸冲着墙，乾隆看不清楚，却知他就定是十四叔允禩，想起小时候被十四叔抱着骑在马背上，那时的允禩，

雄姿英发，虎背熊腰，可是如今呢？

张五哥往前跨了一步，鼻尖差点碰到了允禩的头发，似乎是一个哆嗦，张五哥猛然又退了一步，捂住鼻子叫道：“十四爷，皇上看你来了！”一语说完，突然悟出了什么，立刻把手又从鼻子上放了下去，脸上神色却极尴尬，乾隆也已闻到一股腥臊恶臭之味，却凝立着不动。

允禩在床上动了一下，侧身向外，喉间一阵咕哝，方才翻身坐起，半晌，幽幽灯影中，允禩的眸子动了一下，冷冷说道：

“皇上，你是来赐鹤顶红的吧！”

乾隆一颗心如被猫噬犬撕，近前一步，躬身施了半礼，声音哽咽着说道：

“十四叔，您误会得深了，十四叔明日就要出这牢笼，怕请安来迟不恭，特地来看十四叔！您身子骨儿可还康健？”

“一时半会儿还死不了，多劳皇上关心，可惜呀！”允禩嘴里像含了冰块，声音颤抖得如同风里的秋叶，却又带着沁入骨髓的冷意，“哀莫大于心死，皇上也见了，反正到了这一步，放不放都无所谓，不过呢！放了我对你父亲便是背叛，却可以给你换个好名儿，不放呢？你倒不失为一孝子！”

乾隆心中酸楚，等允禩说完，又趋前说道：

“十四叔，您不记得了，侄儿小时候和十四叔学骑马，在避暑山庄那块大草地上，咱们……”

“别说了！”允禩身子猛地抖了一下，目中莹莹，似有泪光：“说这个无用！如今新君既来，允禩仍是老话，要杀就杀，我允禩皱一下眉头，都不是好汉子！”

乾隆凝视着这个倔强傲慢的十四叔，长叹道：

“十四叔，您与皇阿玛之事，责不在我，况且早已过去，如今朕前来，绝无笼络叔叔之意，也不评议皇阿玛是非，只是……唉，只是十四叔与十叔之事，皇阿玛归天之前哀哀提及，说是当时受奸人挑拨，又在气头上，处置重了，还有大伯、八叔他们，都要我遵从遗命，代他完成心愿的……”

允禩本来对这个侄子就无太多恶感，十多年郁积之情早已呼之欲出，此刻见乾隆涕泪交流，也是真情自然流露，不带半点矫揉造作，心中的感情顿如决堤洪水涌将出来，竟自床上翻身滚落地上，辗转跌撞，号啕

大哭：

“老天爷，你咋不公平啊！你咋这么狠心安排康熙爷的龙种啊！老天爷，你低头看看，老大幽死，老二幽死，老八幽死，老九也幽死，统统都是，统统都是暗无天日地死在活棺材里呀！”

乾隆热泪长流，俯身将允禩挽起，扶他坐在椅子上，允禩瘦削的身体兀自因激动而瑟瑟发抖。乾隆镇定心神，柔声叫道：

“皇叔，一切都过去了，皇叔当年雄风，朕至今仍记忆犹新，皇叔暂且先休养身体，这些天多到外边走走，去看看十叔，你们俩好好聊聊天。”

允禩摇头苦笑：

“人都这样了，还谈什么雄风，一天能有两个时辰出去走走，我已很知足。老十前两天见过了，一改飞扬洒脱之气，满口华严，必是……”

乾隆忙将话题岔开，强笑道：

“皇叔，您以前在西边打过胜仗，这些天西边又有事了，朕想请皇叔先将用兵利弊写个条陈，以后还要皇叔重振雄风，效命西疆呢！”

允禩眼中热泪横流，喃喃自语地不知说些什么，乾隆又谆谆告嘱了几句，方告辞出来，心情沉重地在草径中觅路走了一段，猛然站住，回头对张五哥沉声说道：

“你闻见十四爷屋里那股味儿了，真不知当差的是干什么吃的，你回去后向内务府打个招呼，再拨几个得力人手过来，好好侍候十四爷，对了，十爷那边也如例！”

出了十四贝勒府，乾隆站了很久，又回头瞅了一眼连轮廓都几乎分不清的宫殿门楣，长叹一声，大踏步走了……

乾隆三年是一个好年头，由于乾隆年轻有为、睿智改革，一时呈现出百废俱兴的好势头。准噶尔使臣乖乖地进京谒见了乾隆皇帝，要求谈判请准划界事宜，了却了乾隆发展内政的一个后顾之忧、心腹之患。由于内廷西洋传教士的面请，教禁得到缓和，乾隆帝收回成命，只禁旗人信教，余皆不问，一时东西贸易竟呈蒸蒸日上之势。张广泗平了苗疆之乱，官兵撤回，又少一大项劳民伤财、吃力不讨好的开支。浙西防海潮之大石塘开筑，进展喜人，海石塘预计长八千余丈，倘使筑成，则浙西黎民可安居乐业，潮患不足为虑……

四下捷报频传，都是令乾隆眉开眼笑的好事，乾隆此时真可以称得上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了。放眼天下，纵览古今，自认为登基伊始即可有此成

就者，舍他而无第二人矣！心里一高兴，乾隆便大大地风雅了一番，一连串采取了许多举措，鼓舞士子读书人舞文弄墨，吟风弄月，命令内阁学士方苞选批八股文，颁行天下，以为士子之范本，又亲自主持选编《钦定四书文》，还亲试了一百七十六员博学鸿词科之士，择其优者留于宫中以为词臣，并且还因势利导举行了一次讲演筵，筵间乾隆大出风头。

这样一来，乾隆便成了“文武全才”，发兵打仗屡战屡胜，大振国威，诗词歌赋又有一手，众皆称服。乾隆毕竟是年轻人心盛，凡有所学必欲以为表露，如今占尽鳌头，谁都净讲他的好话，说他不飘飘然是假，借此时机，乾隆又不失时机地宽赦伍景祺、查嗣庭两案连坐之亲属，恢复了三伯允祉的诚郡王号。允禩、允禩自释放以来，“守分家居，未尝生事”，而大张旗鼓地对二位吹捧，并且授予二位辅国公官衔，这样一来，“宽仁、圣明，文武双全”的诸多称谓便一起落到了年轻的乾隆头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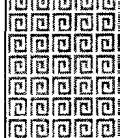
乾隆又颁布了法令，命令革除广东与外洋贸易正税之外的百分之十附加税以引进外来产品，丰富庶民物质文化生活，并谕令停征各关米税，以促进米谷流通，缓解灾区庶民生活之苦。

此刻乾隆坐在龙椅上，得意洋洋地看着俯首在下的诸臣，心中真是说不出的高兴，他认为自己非常冷静，没有半分被胜利冲昏头脑的迹象，他明白好的开端仅仅是好的开端，他必须得更加增进统治经验，以至能被誉为“千古一帝”，方不负皇阿玛之愿望，亦不枉他乾隆为帝一场，此刻他已然够够二十七月之孝，尽了人子之礼，而且已焚香默祷上苍，愿在位六十年后，便传位嗣子。

乾隆也太有点狮子大开口，在位六十年又将置皇太子于何地？不过阴差阳错，以后历史的发展真走到了他所预料的那一步，他真的当了六十年皇帝，此是后话，暂且不提。

乾隆心里清楚，这一派大好形势至少有一半是虚的。正因为皇阿玛在位之日严苛法纪，他一上台便改弦更张，才令国家为之一新，然而，很多根深蒂固的东西还在顽固地蔓延滋生，这些东西只能以挟万钧雷霆之势刻意扫荡，方能涤除干净，免除后患，眼下却是不行。祷愿在位六十年也含此意，他要在他在位期间使所有的一切都走上欣欣向荣，繁华昌盛，那不是短时期内就能完成的。

一天，乾隆正在召见先朝留下来的大臣张廷玉，一封八百里加急奏折递到了御桌上，乾隆拆开一看，吃了一惊，原来山东临清一带黄河又决堤



第一章

新皇帝初登大宝
众罪王旧案被翻

〇〇七

了，章丘等六十个州、县、卫遭受水灾。

“张衡臣，你看看这个折子。”乾隆说着把折子递给了跪在前排的张廷玉。

张廷玉接过折子一看也吃了一惊。他看完后，随手递给了跪在他身后的另一军机大臣海望。

“张衡臣，你说该怎么办啊！”

“回皇上，臣以为皇上一方面拟派大臣到山东赈灾，另一方面令户部议免去今年受灾州县的钱粮。”

“好，就这么办。我看就不必要下户部议处了，你立即去给我起一谕旨免去受灾州县钱粮。”

“是，臣立即去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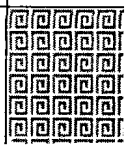
张廷玉素以文学著称，在雍正朝不知有多少法规由他手中而出，而他自己之所以有今天，也正是由于他的文笔和他的才思敏捷，所以让张廷玉拟一个减免钱粮的谕旨，这对于他来说简直是家常便饭，很快，他拟好了减免钱粮之稿送交乾隆。

“山东章丘、临清等六十州县遭此水灾，朕夙夜忧叹。朕登基以来，抚恤民生，本望上苍保佑，却不想苍天之意，不可违，还是要降此灾与朕。朕痛黎民生活之难艰……遇此变际朕当求祭于上苍。至于灾区黎民，地方官员当加以赈济，附近各省应予以协作，为解黎民之燃眉，特蠲免今年受灾州县额征钱粮十三万九十七百余两。俟黄河治理之后，地方官员当极力帮助黎民恢复家业、重新播禾。钦此。”

乾隆看完后十分满意，只是拿起笔来在重新播禾后面加了一句：“今年各州遭灾，明年各州当征七分钱粮。”加完之后，乾隆才命人以谕旨形式晓谕受灾各州、县官员以及附近安徽、直隶官员，让他们通力合作，好好治理黄河以绝后患。

谕旨是传达下去了，但是应该派谁去赈灾呢？这时，乾隆脑海中突然闪现出一个名字——傅恒，对对，就派傅恒去。傅恒是皇后的弟弟，现任蓝翎侍卫，虽说职位不高，但却颇得信任。其实，说起傅恒从一个小小的六品侍卫受到皇上的赏识还有一段原委呢。

原来，乾隆与傅恒的妻子漪秀有私情，为了弥补傅恒，再加上傅恒是满人绝对可以大用，而在那一帮老臣中张廷玉与鄂尔泰确实已经也老了，而讷亲虽然可引以为心腹，但未免势单，所以才重用傅恒的。



“传傅恒见驾。”

“皇上，您召见奴才有何事？”

“傅恒，你听说山东黄河决堤的事情了吗？”

“回皇上，奴才听到了一点儿。”

“嗯！朕想封你为钦差，派你去山东赈济，你觉得怎么样？”

“皇上，您让奴才做什么奴才就做什么。”傅恒磕头谢恩说道。

“那好吧！你明天就启程前往山东，朕会让徐本陪你一起去。傅恒，以前每次黄河决堤，先祖总是会煞费苦心地赈济灾民，其用心之良苦天下共知。朕登基的时候就曾经许过愿要以圣祖为榜样，做一代明君。这次朕派你去赈灾，希望你不要辜负朕的使命，要像先祖那样好好地赈济灾民，不要让百姓说朕对他们不好，也不要让百姓说朕比不上先祖，朕更不想让先祖在天之灵说朕辱没了他的脸面。好啦，你先下去准备吧！只是朕的这番苦心，你一定要好好地领会！”乾隆说完向傅恒挥了挥手，示意他下去。

傅恒没有辜负乾隆的嘱托，很好地完成了山东之行。所以，他一回到京城就受到了乾隆的召见。乾隆对他的出色表现大加赞扬，并且还给予了他很多赏赐。

第二章 大富豪买官吊孝 新皇帝怒惩宠臣

乾隆刚刚对山东决堤之事放下心来，陕西道御史仲永檀呈上来一份密折，一看之下，乾隆再次陷入到了愤怒中。原来，仲永檀在奏折里说：步军统领鄂善接受了京城富民俞君弼一千两贿赂，俞君弼丧葬出钱请了九卿为其吊丧。礼部侍郎吴家驹因为参加该葬礼收了吊丧谢仪银五百两，又吞分送给九卿炭金二千两。詹事陈浩在俞家陪吊，忙碌数日。与此同时，仲永檀还提到前往俞家吊丧的不仅仅只有九卿，就连大学士张廷玉也差人送帖，而徐本、赵国麟等都亲自前往俞家。

乾隆刚看完这份奏折，就气得甩到了御桌下面，吓坏了鄂尔泰、张廷玉、讷亲三人，他们相互对视，不知道什么事情惹得皇上如此生气。

“这简直太不像话了，再这样下去还得了，朕一直推行仁教，可偏偏有人不理睬朕的用心，他们眼中还有朕吗？心中还有朕吗？哼！张衡臣，你看看这折子里都写了什么。”

乾隆之所以让张廷玉看，是因为其中所弹劾的几人均与张廷玉要好，而且其中也有张廷玉自己在内。张廷玉颤颤地从御桌下拾起奏折，一看吓了一跳，自己的名字也赫然在内，他一下就慌了神，原来皇上说自己不将他当回事，说他心中没有皇上，这条罪名要真是落在他头上，他张廷玉即使有九个脑袋也担当不起。

“皇上，臣未曾差人送帖，这实在是冤枉。”张廷玉一看完，立即磕头道。

“朕也相信你没有参与其间。”乾隆先稳住张廷玉，不过他不能让张廷玉就此轻松，“但是，俗话说得好，无风不起浪，朕这次一定要好好查一查。鄂尔泰、讷亲你们也看看吧！”

鄂尔泰和讷亲见张廷玉直向皇上磕头，猜想这件事可能不轻，当他们看完奏折后，他们的想法得到了证实，这个案子不仅牵涉到九卿，而且连皇上信任的鄂善也受到了牵连。

鄂尔泰一看完奏折，心里不禁一阵暗喜：这下张廷玉等人要倒霉了。

奏折中所弹劾的诸如徐本、赵国麟、吴家驹、陈浩等人平时均与张廷玉友善，而与鄂尔泰则素有嫌隙。徐本与赵国麟均是大学士，也是乾隆颇为倚重的老臣，而这二人和张廷玉互通声气，在鄂尔泰看来是有些不能容忍，所以他时时在想着能将这二人给干下去。

“鄂尔泰，你认为这事该怎么办？”

“回皇上，奴才以为当交刑部调查。此次所弹劾之人皆为朝中重臣。因而奴才以为此事不得有丝毫马虎，当细查后再由圣上裁决。”

“讷亲呢？”

“奴才以为鄂中堂说得很是。奏折中所涉及之人皆为朝中重臣，卷入此案的人又多，因而奴才也以为一切当慎重。”

“好吧！着刑部侍郎杨嗣璟调查。”

但乾隆下了朝后，老觉得这样办显得不妥。因为杨嗣璟毕竟资历太浅，职位又低，只怕不能细查此事。这事儿绝对不能由杨嗣璟负责，我得派另外的人处理这事儿。但是派谁呢？乾隆却一时间拿不定主意。

如果派鄂尔泰，势必会造成偏颇。乾隆心里也明白，折中所弹劾之人历来与鄂尔泰不和。要是只让鄂尔泰独承此事，鄂尔泰必将利用他手中的权力加重这些人的罪行，至少，到时候我想庇护也有些困难。如果派讷亲去，虽说讷亲不会有所偏向，但他夹在鄂尔泰和张廷玉之间日子也不会好过。如果派张廷玉去，此事更不能思议。那到底派谁去？而且更重要的是，乾隆不相信鄂善也会参与这件事，因为鄂善前段时间刚弹劾过内阁学士许王猷参加俞氏的葬礼。他怀疑仲永檀在诬陷鄂善等人，他必须派一个能明事理的人来处理这件案子，但这样的人实在难找。一个人不行，就派一个办案组！

乾隆想到这儿，很为自己的这个想法而高兴，剩下的就只是挑选人员了。到底选几个呢？乾隆又陷入了沉思。最后乾隆初步决定选七个，但这七个办案成员又由谁来组成呢？乾隆首先想到的是张廷玉、鄂尔泰，这两个人无论如何也得入选这个办案组，还有讷亲，也得入选办案组，还有四个挑谁呢？这件事事关重大，没有王爷参加也不行，让弘昼去吧！

还得派另外一个去，派谁呢？和亲王弘昼不错，虽说弘昼不讨乾隆喜欢，但弘昼也并不惹乾隆讨厌，而且作为乾隆亲兄弟的弘昼与乾隆小时候的感情也不错，所以乾隆决定让弘昼也参加这个办案组。还剩下两个，还是派徐本和来保去吧！乾隆心想。来保是内务府大臣，很得乾隆欢心。就